

北京勞教所迫害法輪功學員的種種酷刑

北京的勞教所和洗腦班用長時間罰站、罰坐、罰“飛”、罰蹲、罰跑、鏢在床上躺臥、電擊、灌食等來折磨法輪功學員，企圖摧垮法輪功學員的意志，強迫他們放棄修煉真善忍的信仰。惡警所用的一切體罰手段都超越人的承受力極限，無論是哪一種折磨，都使得被罰者極度痛苦。

在令人發指的電擊中，惡警違反安全使用電棍規定，經常使用10根或更多電棍同時施暴，甚至專門電擊頭、胸和其它敏感部位，而且電擊時間很長。

而在灌食中故意反復抽送皮管，使絕食者極其疼痛，同時噁心、嘔吐、劇烈咳嗽，上消化道出血。惡警還經常野蠻的非法直接灌食，這種方式，很容易將水、食物灌入

損傷，甚至出現生命危險。許多法輪功學員就是這樣被活活灌死的。2000年2月11日山東29歲的工程師劉緒國在山東省濟寧某勞教所，因強迫插管造成的肺部損傷去世。2000年5月17日44歲的法輪功學員梅玉蘭，在北京市朝陽看守所經一名在押犯人粗暴灌食濃鹽水和豆奶後，經歷五天難忍的頭痛、吐血等折磨，於23日去世。

受到長時間體罰、剝奪睡眠、打罵恐嚇等精神迫害的法輪功學員常會頭髮變白、體重嚴重減輕、肢體疼痛、功能受損、精神抑郁、記憶力減退等。更主要的是，酷刑留下的傷痛還可能隨著時間漸漸愈合，但思想和精神酷刑留下的烙印却常常能傷害人一生。(有刪節)

注：作者因堅持修煉法輪功曾被關押在北京團河勞教所一年以上，親身經歷了在江集團“打死白打，打死算自殺”指令下對法輪功學員的非人折磨和強制洗腦。

文：趙明(愛爾蘭)、陳剛(美國)

中國公安內部就訴江案下發文件

中國公安內部最近針對國際上各國法輪功學員起訴江澤民之事下發內部文件，為掩蓋真相，啟用了專門代用詞“濫訴”。“文件”要求“嚴防法輪功頑固份子給濫訴事件提供證據”，但對江被起訴的具體真相只字不提，反而更增添了神秘感。這真是此地無銀三百兩，既然是濫訴，怎麼還有證據，而且還要嚴防呢？海外訴江案正在公安內部流傳，與此同時，訴江案真相也正逐漸流向民間。另據明慧網報導，2003年8月12日，四川省重慶市潼南縣雙江鎮公路二、三十公里掛了100多條條幅，揭露江XX已在海外被起訴，最長的有4、5米，引起轰动。老百姓看了後都說：原來還不知道迫害法輪功是違法、要被起訴的。



歷史圖片：山東濰坊法輪功學員應邀參加全民健身體育表演

[圖片報導]1997年8月，山東省濰坊市部份法輪功學員應邀參加濰城區政府在濰州劇場組織的全民健身體育表演。(橫幅上寫的是：認真貫徹《健身法》暨全民健身體育表演)

據功友回憶：當時觀看的群眾真是人山人海，他們是

第一個被邀上台表演的節目，可見當時政府是多麼的支持。可是後來在2002年，卻成了濰坊市逼廣大学生和有關單位看誣蔑大法電影的地方，濰坊當地就有30名法輪功學員被迫害致死。這都是獨裁者江澤民因個人妒忌一手發動的這場殘酷迫害造成的。

女婿被害死，女兒關在牢；老妻傷心逝、幼孫無依靠。

老教授致信胡錦濤等要求制止對法輪功的迫害

編者按：青島大學副教授張慶發一家的悲慘遭遇只是千千萬萬個無辜受迫害的法輪功家庭的一例。據不完全統計，至今已有767人被證實迫害致死，數千萬無辜百姓因為信仰被剝奪了生活的基本條件。而這場迫害給國家與人民造成的道德、文化、經濟等方面的巨大損失更是無法估量的。



(左) 鄒松濤和張雲鶴 (右) 融融才三歲，就失去了爸爸媽媽。

我是青島大學副教授張慶發，已年過花甲。我是一個普通人，但我要向你們反映我的家庭所遭受的苦難，希望能引起你們的反思，結束歷時4年、使許多好人被虐殺、給千萬個家庭帶來橫禍的民族浩劫。

我的女婿鄒松濤因修煉法輪功被勞教，於2000年11月3日慘死在山東王村勞教所，時年28歲。女兒張雲鶴自丈夫死後，因散發法輪功真相材料被發現，現在被關在牢中。

我老伴畢務彩是青島大學副教授，老黨員。2000年初得知患了癌症，病情尚屬穩定。但當得知女婿鄒松濤死訊後，便立即拒絕任何治療。終於於2001年8月30日凌晨睜著眼走了。小融融經常問我：“姥爺，我媽媽什麼時候回來呀？我想她。”我心中卻像萬把鋼刀在亂攪，縱使有再多的苦水淚水也只能往肚子裡咽。

我本人並未修煉法輪功。我們屬同時代人，建國後的所有政治運動都目睹親歷過。每次的鎮壓手段各不相同，受苦受難受牽連者何止億計！1999年，當我發現全國報刊電台對法輪功連篇累牘進行聲討時，我便預感到又一次政治鎮壓運動要動手了，其規模之大可能是前所未有的，因為僅其信眾便是幾千萬。我命令他們立即停止修煉，但我的女婿松濤不信沒有講理的地方。他說：“我們只是煉功，修煉真善忍，強身健體做好人，從不過問政治。誰要在學法會上議論政治，我會馬上阻止，否則就叫他到外面說去。我們老師一再告誡我們絕對不准涉及政治，有了想不通的事，總是向內找。”

我知道他的話是真的。看得出，他非常正直善良。我女兒雲鶴身體非常柔弱，自從修煉法輪功後，身體一天天好起來，好幾種病都在不知不覺中消失了。松濤是青島海洋大學碩士畢業生，在學問上從不弄虚作假，非常優秀。雲鶴是青島大學會計專業畢業生，學習成績極為優秀。鎮壓法輪功運動開始時，她任青島德瑞皮化公司的主管會計。她所做的賬目非常清楚，深受香港總部的贊賞，每年都給她提高工資30%。就如此一個優秀白領，只因修煉了法輪功，公司在各方面的重壓之下，也不得不辭退了她。

為了說服他們，我通覽了大部份有關



法輪功的資料，發現其最根本的理念就是“真善忍”三個字，不帶有任何政治色彩；相反，李洪志先生也的確反復告誡任何學員絕不准涉及政治。我對他們的批評顯得何等蒼白無力。最後只能勸他們：“好漢不吃眼前虧。”他們堅信上方不了解法輪功的真實情況。那時他們並不知道在喬石的調查報告中早有“修煉法輪功有百利而無一害”的結論。按理說，倘若是在一個法制國家，像喬石在調查報告中所得的結論本應作為制定相關政策的依據。

法輪功純屬一個修身養性、強身健體的气功群體。對法輪功的定性過程，鎮壓之惡劣，死了多少人，關了多少人，又將多少人送進精神病院，又有多少人失去工作，流離失所，甚至下落“不明”，你們心裡肯定也有數。你們難道不感到無端地开展這樣一場震驚了世界的政治迫害運動是何等荒唐！

總是講“穩定壓倒一切”。是誰破壞了穩定？不能把受冤人喊冤說成是破壞穩定吧？面對這樣的迫害，法輪功學員“打不還手，罵不還口”，真不容易啊！信仰法輪功的人都是真正的好人，這是我親眼所見。並且，鎮壓前，法輪功在群眾中也是有口皆碑的。

在鎮壓法輪功和新聞封鎖上花了多少人力、物力、財力，閣下們心中自然有數，連國外的法輪功信眾名單都能搞得一清二楚，真可謂不遺餘力。這是在“治人”。如果在“治國”，特別是在反腐肅貪上也如此這般地肯下功夫，我們的政權還愁不穩定麼？防民之口有如防川，人民的意見是可疏而不可堵的。今天，時代已進入廿一世紀，世界各國更為開放。而我們，卻連上訪都成刑罰的依據，散發個傳單即成犯罪。

吾也曾是革命軍人，1986年转业來此就教。吾之一家算不上很好，但也曾令許多人羨慕不已。但鎮壓法輪功僅僅兩年就弄得家破人亡，妻離子散，天塌地陷了。現在只與一小孤兒、這三歲的小外孫女相依為命，此酸此苦此辣難以言表。

在此，懇請三位，下令停止對法輪功的鎮壓吧。政治鎮壓運動搞起來容易，但是卻會留下嚴重的後遺症，傷害無數個人和他們的親屬。對法輪功的鎮壓明擺著是錯誤的，所以糾正得越早、越快、越徹底越好。請將吾之無辜愛女張雲鶴放出來，讓她回到我這個孤苦老父身旁，讓她心愛的小囡囡偎依懷中，叫聲媽媽。僅此一求，不過份吧！

青島大學 張慶發 二零零三年六月二日

(注：因篇幅有限，編者作了刪節)